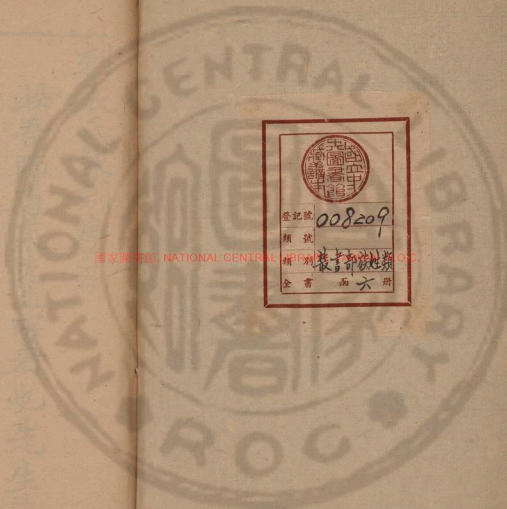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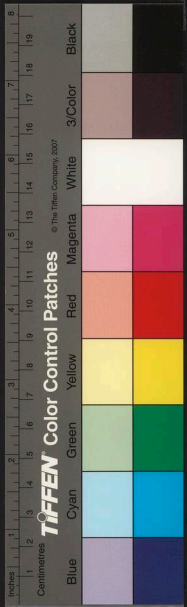
今古學堂主人羅紳士大夫從之  
 入武庫徐汝物無不存也  
 林淵海而廣入齊深也又其地  
 矣讀書于同是正野而

248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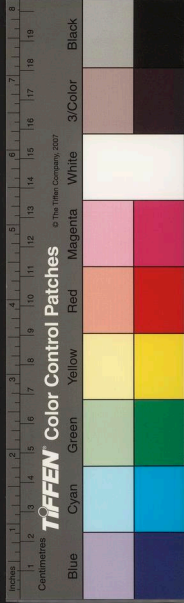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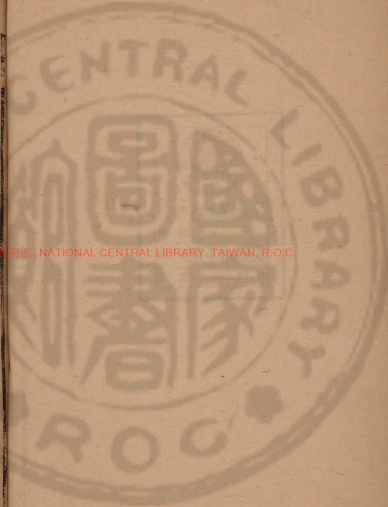
登記號	008209
類號	
種別	叢書部地類
全書	函六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刻袁氏家訓序 卷

以吾師菊泉先生所著也先生識高  
今古學貫天人縉紳士大夫從之  
如入武庫檢法物無所不有也又如  
探淵海而靡入靡深也又如聽咸  
英韶濩于洞庭之野而怡々忘倦也



其父杞山公遭建文之難遺命誡其  
子孫勿為祿仕故先生得以餘力精  
研學問天文地理律曆書數兵刑  
水利及三教九流之屬靡不剖其  
而入其奧予與先生至戚遊其門  
最久聞其教最深正統間河決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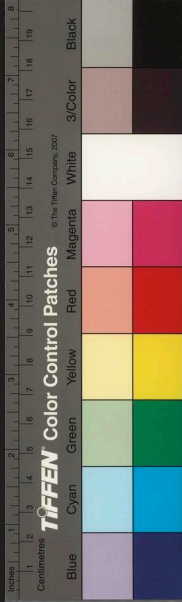
秋予受命往治以先生之言試之行  
事底有成績歆詵名于

朝先生遺書固辭有稽康絕交之語遂  
輟弗薦及予自金齒歸田里見先  
生先生已凝神反約盡脫文字語  
言之習而玩心高明终日堆々然歎



欵然欵其聰明睿智于無何有之鄉  
若一無所知者門生舊友進謁之  
如春風吹拂受其益于無形無象之  
中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出此編示  
予予讀其家難篇忠義在膺憤激  
千古讀其至德篇流風善政儼然

在目讀其民職篇輒興為下不倍之  
思若將驅天下之民而同歸禮義之  
域也讀其為學篇則游道德之場登  
仁義之圃而身心性命可按而修  
也讀其治家篇則善世有方端闡  
有道而鄉閭子弟皆可為賢人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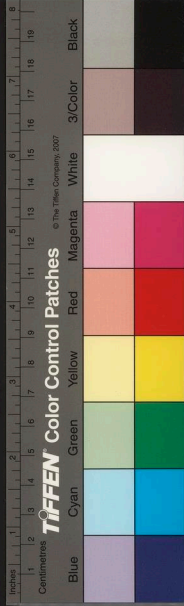


袁氏叢書序  
袁氏叢書者了凡先生先人遺書也  
予聞先生名夙矣顧駘馳世路不得  
一當先生丙戌從弟弘甫與先生同  
南宮捷為予言先生悟徹三靈學窮  
二酉有所抒發輒足破乾坤大夢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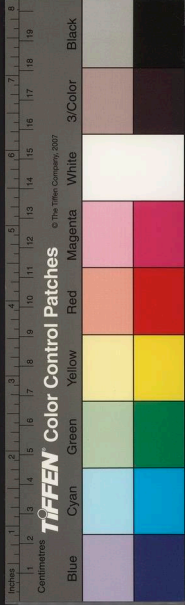
卷

門人徐有貞撰

知我  
也因請其書歸而梓之使天下後世  
明之盛草莽巖穴之下有隱君子懷  
珍蘊玉如先生云



得大鑒真印不從人間者邇先生著述日益富名日益盛每有梓行可當十五城予間取寸嚮嘗之已疊在神交而後乃今復得袁氏叢書卒業焉喟然嘆曰袁於家學所從來矣袁自杞山公以忠誼蒙難竄吳江誠子孫母祿仕傳至參坡公俱窠身長桑然以功德航世以六藝鞭心以性命度真學殖之具世無落也惜其著述堙滅不盡傳者家訾等十餘種已耳邇忠君愛國之誠齊家裕後之規探討鑽研之勤具見大畧無不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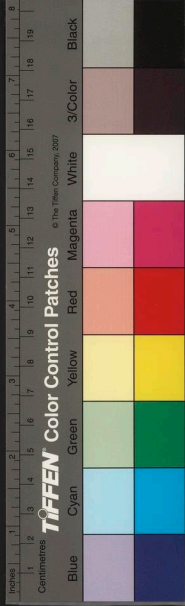
人之大還者而曷啻袁氏家乘乎哉  
凡先生所為發揮經傳尋真孔孟以  
沃聰者之稿心開愚昧之方寸而度  
人天者皆繼先志而紹述之其用意  
良苦未易為朽之人測也而何置喙  
者之誣々為余故因叢書以知袁之

家學而因益以知先生云然陳予之  
言於先生猶一映也書以付劄劄氏  
四川副使前吏部文選司郎中晉  
江年家晚侍教生蔡國炳頓首拜

撰



序畢





刻袁氏叢書引

余家世居嘉興之陶庄

今析歸嘉善

先高祖

緣黃子澄之厄全家籍沒流離奔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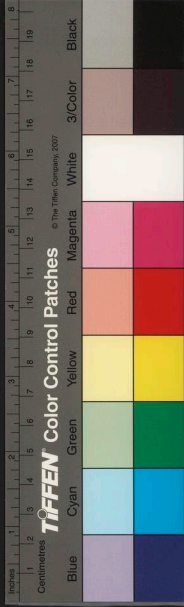
曾祖菊泉先生于吳江遂贅入蘆墟徐

氏占籍為蘓人戒子孫不干祿仕菊泉

生怡杏怡杏生我父參坡翁皆以醫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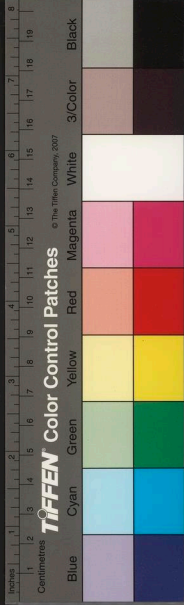
業有所託而逃也然世講道德性命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而游情六藝著述甚富菊泉有春爍  
別傳三十卷怡杏有新舊唐書折衷二  
十四卷參坡有三禮穴法十八卷其餘  
所著尚多以簡帙浩大未能梓行而先  
緝其小者十餘種付之剞劂名曰袁氏  
叢書志謙也夫先世以忠義之故橫罹  
奇禍悔其碩德懿行而姑習一藝以成  
名不知者因以醫名之而我先人亦因  
以醫自名其意亦可悲矣夫受先人戒  
罷舉子業而以其餘力發揮經史遺文  
紹孔孟之真傳作人天之眼目豈徒卑  
卑立言之士而已哉學者當其一鑿可  
以窺其全体矣

趙田送農袁黃坤儀甫書





袁氏家訓叢書卷之一

汾湖散人袁顯著

男袁禎

袁祥

袁禧述

家難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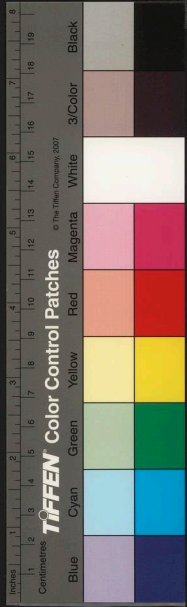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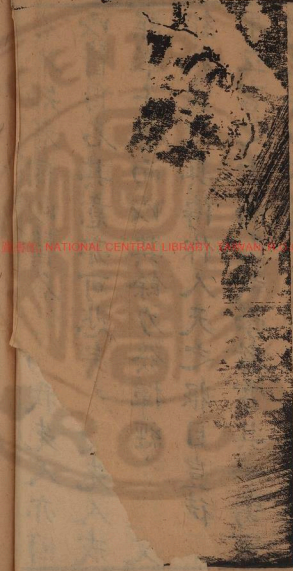
予家世居嘉興之陶庄

今拆歸嘉善

元末家頗饒吾父

把山先生豪俠好義尚氣節人有急投之不論寒

袁氏家訓叢書 卷之一





袁氏家訓叢書卷之一

汾湖散人袁顯著

男袁禎

袁祥

袁禧述

家難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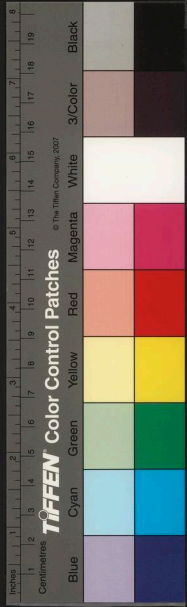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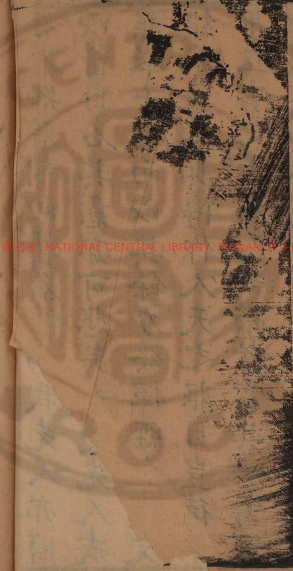
予家世居嘉興之陶庄

今拆歸嘉善

元末家頗饒吾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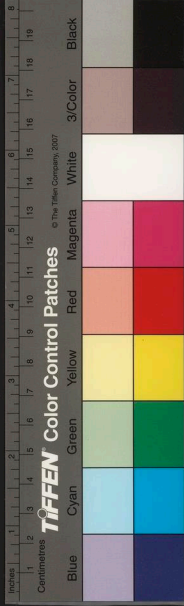
把山先生豪俠好義尚氣節人有急投之不論寒

袁氏家訓叢書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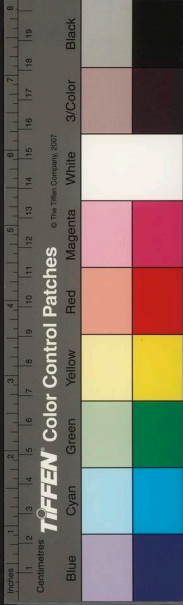
暑蚤暮輒傾身赴之尤邃于經學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咸有論覈與同邑楊任胡士高莊毅莊衍等訂禮義之社各置一籍日書其所行之事每月輪會坐不序齒各較其行義之多寡難易以為先後故人皆勇於為善而奔義若赴時姚公善知蘇州府聞吾父名厚幣聘焉往報之講易甚洽遂稱知己欲疏名于朝懇訴不願仕之故得寢姚與王叔英友善語曰如先生者不可不令王公一見也

遂作東達王而躬自勸行遂遊金陵諸公鄉見者無不人人推重未幾靖難師渡江定金陵人有獻叔英著作并交遊往來文字而吾父始掛名黨籍矣時黃子澄在姑蘇密謀匡復往來于予家甚數蘇州衛許千戶知子澄與吾父及楊任等往來遂駕舟密至吾家而吾父適先期遠出連夜至新城鎮扣楊任之門入卧所械之并擒其子禮益俱赴京戮之赤其族同時累謹者吾邑凡七十餘家而



吾兄謫戍北平挈嫂及幼姪同往財產籍沒而祖  
宗數百年之業蕩然矣  
吾父初出奔時先寄吾母于舅家慟哭而訣吾母  
曰倘有追者我必自盡不受辱于吏人之手也父  
曰吾此行必潛踪滅迹不以累汝行至吳江北門  
作絕命詞云北風蕭蕭兮秋水綠木落松陵兮野  
老哭周武豈不仁兮耻食其粟生無益于時兮死  
又奚贖吾將遵彭咸之遺則兮葬于江魚之腹行

吟數回自投于湖有居民吳貴三者援而出之間  
其狀告以顛末吳法然曰義士也盍至吾家少憇  
乎曰吾萬金之產一朝盡矣豈敢累公固請以歸  
見其弟貴五語之故且曰人生世間惟網常為重  
渠殫忠竭義天地鬼神猶將祐之吾破家相容可  
也弟曰何論破家雖殺身其何悔吾父感其義留  
其家者三月吳氏兄弟業銀工師江西分宜郭美  
美言黃子澄死有一子逃難在其鄉今冒田姓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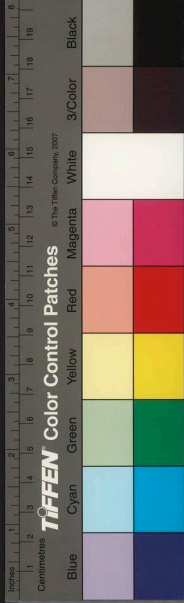


父聞之且驚且喜即謀之吳隨郭而西果得之民間泣告之曰此豈汝安居之地耶遂挾之奔湖廣之咸寧與之相携若一家然永樂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太宗文皇帝勅諭三法司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之有來告者勿論由是吾父始與相別而歸携吾母同住吳江以訓蒙為業逾年予始生吾母以哭泣太多體羸無乳時蘆墟徐孟彰妻育一女而天

遂鞠予于其家冒姓徐氏洪熙元年四月有復還田土之令吾父始返陶庄予始復表姓徐無子不聽予歸留予為婿而予遂入籍吳江克二十九都二副扇一冊里長今且六十餘年矣

永樂初年令嚴而法重陶庄祖房拆毀無餘獨鎮房數十楹猶有存者其田則具在及有復還之命監司府縣皆憐忠義受禍之酷嚴追復業無敢隱匿者吾父既歸故鄉請糧里知識公會議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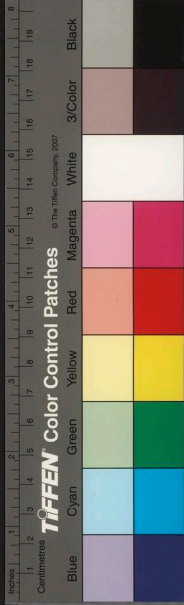
有力者聽還一半即以其半償其佃費有強不順  
者或還十之二三亦弗校貧而藉此為業者皆令  
勿還故原田四十餘頃所復止十分之一吾父臨  
終盡以畀予予見族中皆貧難不能自立隨其親  
疎而分授之予家自高祖以來皆單傳吾父生吾  
兄弟二人長兄既遠戍予生理不貲遂不受遺產  
而分惠族人今陶庄諸姪孫相往來者於汝輩皆  
無五服之外親支惟汝兄弟三人單弱如此念

主德篇

建文君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  
六年而其兄英雄卒又十年而懿文薨洪武二十  
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  
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建文四年六月乙丑  
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洪武二十三年六月懿文太子癰發于背痛甚號





呼不絕口建文君年十四歲含淚撫摩晝夜不暫  
離間號呼聲即惶惶如不欲生親吮之周匝舐吸  
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親呼侍醫問狀得其實泫然流涕曰有孫  
如此朕復何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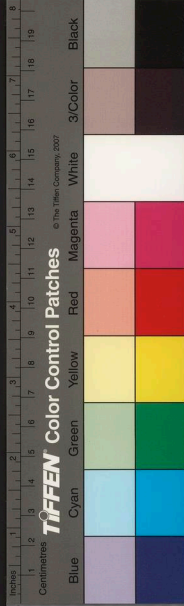
懿文太子疾建文入侍曲盡苦心及薨哭踊哀慕  
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純孝獨不念朕乎

始一啜糜粥因為之裁定喪禮使如期釋服然三  
年之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未嘗飲酒食肉  
未嘗奏樂未嘗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難  
損改吾自致焉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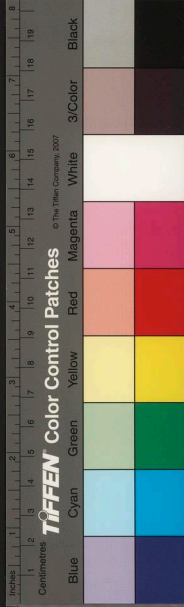
三弟皆幼撫育周至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同堂夜  
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誨諄諄  
懇懇

太祖聞之甚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皆侍出旬二



家語書  
卷之一  
兄弟相懷本一身建文應云祖孫繼體宜同德後  
太祖傳位詔云太孫允炆仁明孝友海內歸心盖有  
所試而云非溢美也  
太祖間居太孫侍舉大明律授之曰朕酌古準今協  
于禮制宜于人情汝宜熟玩太孫捧之而退數日  
問之則皆熟矣試抽數條無不成誦問曰汝熟其  
文矣能解其義乎對曰頗解因問各例之義對曰  
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純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為

重維持風俗名教為先以名義名教為例廢幾刑  
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以書首列一刑圖而  
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  
即注寬恤之令必易於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  
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曰然則名  
例律中某條某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改之可乎  
曰試率爾意改之來看因更定五條明日呈稿  
太祖喜曰甚善因跪而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允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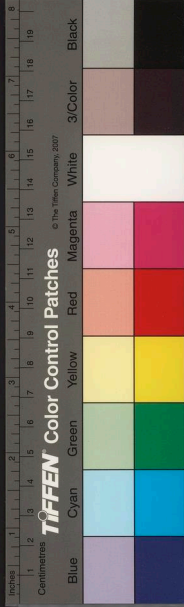
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于盡法而不必于原情竊所未安曰允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考禮經叅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覽之大喜曰朕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

惡無道之人去此惡人正所以保全善人如去莠所以養苗非厲苗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以為然未若修德以風之但愧吾之德薄何憂民之難化

太祖大笑曰爾言是也

太祖聽政每震怒輒誅夷狼藉一日退朝而怒猶未解太孫迎問云何怒之深也曰有累犯法而姦惡異常者不得不怒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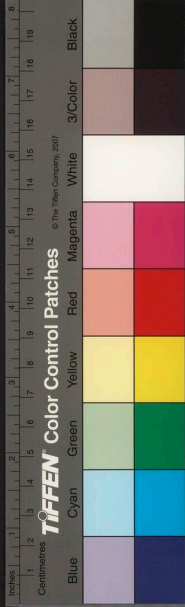
情喜且不可何況於怒  
太祖不覺氣平笑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  
以子弒父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其父原抱  
病經年悞服一藥方入咽而遽斃有似于弒其繼  
母素憎其子又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  
而讞之

太祖不信拘其鄰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原患火  
症醫者不察悞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  
故服之而暴卒耳

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  
明朕無憂矣

國初分封諸王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九王之封  
起遼陽訖嘉峪延袤萬里皆邊虜而京師去邊懸  
遠令諸藩皆得提兵專制以防虜

太祖語太孫曰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  
以安也對曰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



太祖默然良久曰爾意何如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甚則舉兵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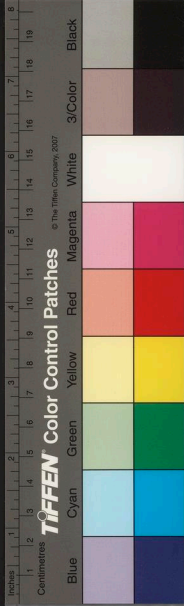
太祖曰計無以易此矣

邏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祖審太祖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歆首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予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太祖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洪武三十一年夏四月  
太祖不豫多暴怒以譴戮首去衣太祖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扶以起唾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諂然可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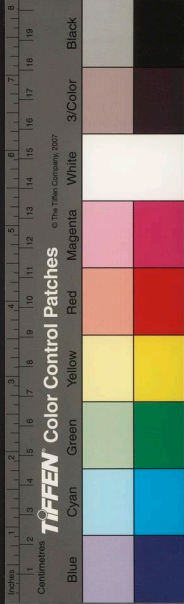
太祖氣亦漸平怒亦稍止凡有所湏無不立辦當深  
更至靜之時衆人熟睡之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  
蓋終夕未嘗交睫也

閏五月初十日

太祖崩于西宮太孫披髮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  
儀悉遵周禮于是做金滕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  
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  
御者即以香湯洒掃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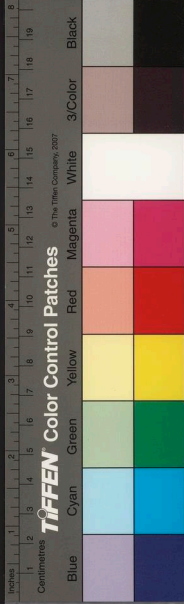
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  
上自初十以至十六之晨哭臨如禮晝則不飲勺  
水夜則不就枕簟太孫素豐腴至是衰毀骨立矣  
是日諸大臣逆之于大明門外群臣百姓望見其  
毀瘠之容深墨之色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  
曰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

既即位詔行三年之喪有司執例以請以書諭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殂向歆終之



孝內家言議書 卷之一  
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加禮有司奏曰太子之  
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豈可徇庶人之  
節况有遺詔在其誰敢違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  
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豈不能遵先王之  
儀制乎爾等不啟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  
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  
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以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  
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  
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循  
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  
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朕夙興夜寐罔敢  
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  
蔬菜卧則枕塊寢苦不從內不聽樂以自靖其心  
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乎群臣  
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遂  
定儀註以進

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加禮有司奏曰太子之  
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為重豈可徇庶人之  
節况有遺詔在其誰敢違復傳諭曰魏文帝胡人  
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豈不能遵先王之  
儀制乎爾等不啟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有  
司復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但  
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以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暫  
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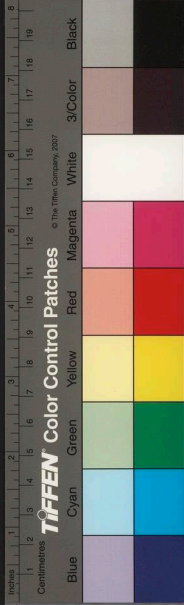


群臣請立太子時皇子文奎尚幼詔曰有天下者當以公天下為心朕功未報于群臣澤未加于百姓而急于立嗣嗣必以子是重朕不德也其勿言請曰立嗣必子兩由來久矣皇子岐嶷竣備海內屬心請蚤正儲位以慰下情詔曰堯舜禹皆黃帝之後更相授受本出一家其事可萬世通行者朕諸叔濟濟多賢實東德以陪朕諸弟亦多英俊朕慕承大統夙夜祇懼數年之後神人和協於諸叔

諸弟中擇其出類者定為嗣庶於官天下之中不失家天下之意著為例世世守之復請曰

太祖登極未久即立儲宮者非私也所以一人心而防禍源也如及今不定而更須後擇則啓宗室覬覦之心生小人反間之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書曰惟口出好與或願陛下財察詔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甲寅文奎生

高皇曰十月數之終又生晦日內廷勿賀是必不能





君天下之兆也朕不敢矯偽飾辭實知其難于負荷而誠心讓之卿等固執以為不可其先封諸弟而後議行由是封皇弟允熲為吳王允熒為衛王允熙為徐王而後立子文奎為皇太子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軍士全家在伍者分房回籍衛所軍士營籍一人者放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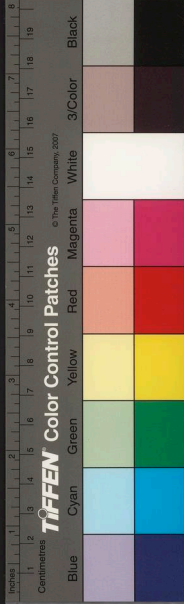
上偶感微寒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上䟽切諫左右勸以疾論之上曰不可直諫難聞昌言易阻論

之以疾是阻之也悉引以自責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其遍行天下使咸知之

承天門災乙字庫亦災有司擬坐罪當死者百餘人上曰上天降災罪在朕躬柰何移累群下盡赦之而下詔罪已并求直言及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朝罷進刑部官諭之曰大明律

皇祖所親定大意雖准唐律亦遍考歷朝刑法志參



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校前代之律徃徃  
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  
時改定七十三條

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疑情可矜者不止此也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  
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

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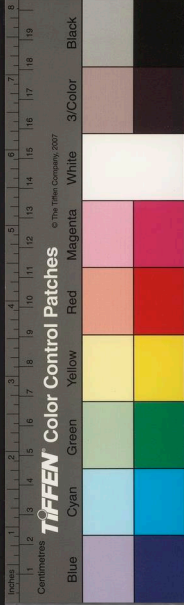
詔曰孟子以省刑罰薄稅歛為仁政之大端朕即位  
以來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務從寬省獨賦稅未

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監察御史尹昌隆應詔言大臣專政執政惡之斥  
知福寧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其  
餘矣命復原官

詔軍民男婦年八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  
斤九十者加賜帛一匹綿一斤其身犯杖罪以上  
隸卒倡優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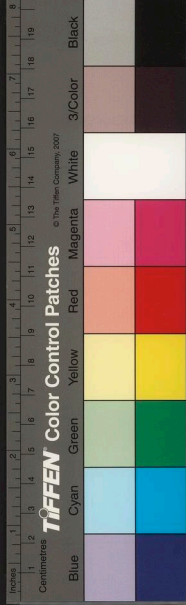
詔鰥寡孤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



三石親戚收養無親戚鄰里養之母令失所田地  
荒蕪無人耕種者復其租  
詔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勿奪民時使得盡力耕種  
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有司加意教養英俊禁  
習浮靡務得真材以稱任使  
詔民之休戚係于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乎考覈  
公私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從公考察  
果有政績異常及闕葺不才者奏聞黜陟

詔軍民嫁娶喪葬貧不能舉者着鄰里宗族共相  
資助勿使失所

詔民間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五世以上鄉  
黨稱其孝義者有司勘閭旌表  
詔各處水旱災傷報勘賑濟  
詔五軍中孤兒給糧存恤已有定例其薦廢殘疾  
無人養侍及年老有丁代役者宜加撫恤願還鄉  
者聽



詔前代兵後骸骨暴露田野者掩骼埋胔之時官

司收瘞

詔衛所旬補軍役如戶無壯丁不必以羸弱充數

徒廢錢糧量徵銀另行召募如果戶絕即與

除額

定保舉法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

舉賢才不問下僚鄉民悉聽舉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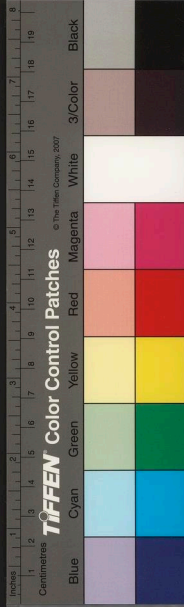
詔釋刺面正軍及囚徒還鄉里

上虛懷納諫從善如轉圜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

書言事朝廷悉從之矣既而下寬恤之詔群臣酌  
議事有不便者更改行之性善朝見愠曰陛下不  
以臣愚猥承顧問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  
書云然所謂為法自戾無以信天下矣

高皇帝臨御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必戮  
無赦陛下受言而不終及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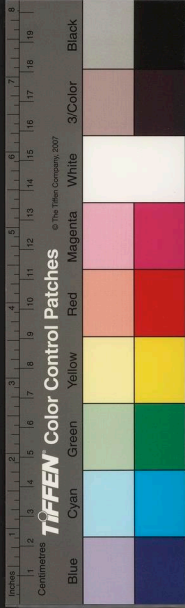
高祖不受之為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智群臣莫及  
然與人言有理則亦從之非愎諫也朕愚昧闇于



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敢不受諫鄉言  
為法有戾深中朕過非卿忠讜朕何以聞過失  
賞絹百匹以旌直臣  
上虛心圖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外群臣  
各舉逸士于是壽州學訓導劉亨上書言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軍當並為一品國  
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  
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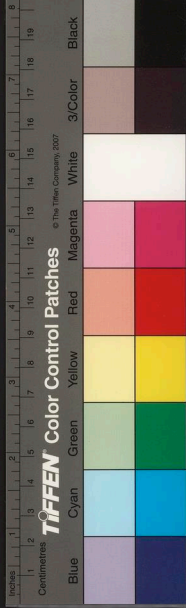
上覽之喜曰以通達國體之言賞衣二襲加官四  
級授武進丞崇仁學訓導羅恢上書論政言甚切  
直上曰言無忌諱其心必忠命入史館同修

太祖實錄吉安府朱仲智薦蕭用道授靖江府直史  
蘇州府姚善薦錢芹授戶部司務遼東高巍被薦  
上書論藩國擁兵尾大不掉疊疊數千言皆中肯  
綦上嘉納之賜鈔五百錠時又有僊居鄭恕金華  
樓璉浦江鄭楷皆見擢用公道昭明言路大闢忠



偽之士布滿朝廷海內翕然有太平之想  
上祀先師孔子于太學禮畢御彛倫堂堂官講顏  
淵問仁二章上問天下歸仁與家邦無怨是何光  
景亦相合否祭酒對曰孔子告顏淵以乾道告仲  
弓以坤道其旨不同上曰乾道坤道宋儒影響之  
言實體之于身則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不出  
吾一心管攝故一日復禮則事事皆仁六合雖大  
無一不就吾規矩中子思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

無怨敵怨工夫都是反身實學故無怨于家邦非  
謂家邦不怨我也坎要在心體微細處查考纔有  
一毫夾雜處便不歸仁纔有一毫是已非人處便  
非實學諸生洞然悅服人人以為聞所未聞各思  
明經精義以自接于流俗而誦習之聲遍郊畿  
建省躬殿于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居之所  
置聖訓古書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宮室聲  
色之戒命侍講方孝孺為之銘銘成而獻命坐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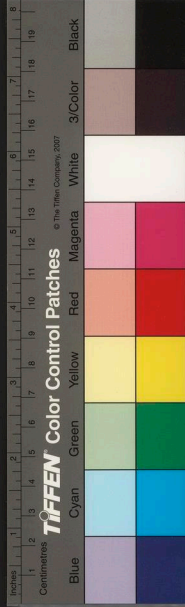


皇祖孟子節文一書乃百世所當遵行者孝孺曰誠  
如聖論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  
也同此地力同此民情而江浙之賦獨重至于蘇  
松則照私租起稅所以懲一時之頑民非通例也  
悉與減免照各處一例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  
既均江浙蘇松人仍任戶部  
赦流教官死者錄其子孫洪武中過誤罪廢者皆  
皇上問中庸孟子之深淺孝孺對曰子思作中庸  
孟子師之一脉相傳學無深淺上曰孟子言堯舜  
之道必用仁政是謂法終不可廢也中庸言無為  
而成不動而敬霜露所墜莫不尊親如必待法行  
而後服似與孔子為政以德之旨尚隔一塵孝孺  
沉思良久曰由此言之則中庸深于孟子多矣上  
曰孟子見處直截得聖學正傳終不脫縱橫氣習  
與人議論動求勝人大乘之門無諍論安有此也

皇祖孟子節文一書乃百世所當遵行者孝孺曰誠  
如聖論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  
也同此地力同此民情而江浙之賦獨重至于蘇  
松則照私租起稅所以懲一時之頑民非通例也  
悉與減免照各處一例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  
既均江浙蘇松人仍任戶部

赦流教官死者錄其子孫洪武中過誤罪廢者皆



徵其子孫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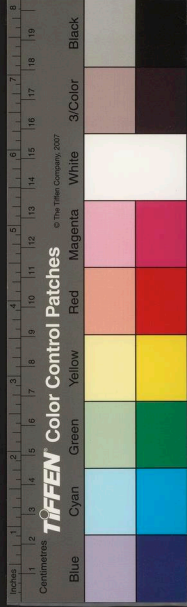
免官民債舍月錢

辛巳天下報死刑共有八人詔曰頃以訴訟繁多易御史臺為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以行寬政賴宗廟神靈刑獄頗簡其更都察院如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置察院一設御史二十八負務為忠厚以底治

江北旱蝗有司奏請遣使督捕上曰天災流行罪

在民牧以不德致蝗而又殺蝗以逆天意是重朕罪也官民人等各直言極諫指朕之過俾得聞而改之有司其赦疑罪指逋租周窮乏以修實政是年蝗而不災歲更有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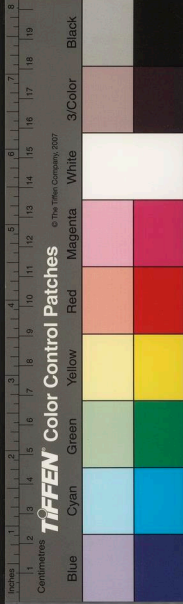
北師初起命衆徂征上戒約將士曰蕭繹舉兵入京師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安不仁之極也今與燕王對壘毋放冷箭毋縱神器使朕有殺叔父名燕王聞之戰則挺身獨出歸則車騎殿





勿遺累鄰鷄也彥清嘆曰仁哉何風俗之厚也聞  
步于市見二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商觀之食畢  
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不受推遜良久有丐者  
舉以授之彥清曰有禮哉何風俗之厚也又見有  
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壓之而  
去彥清曰庶哉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  
事且曰陛下之德至矣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  
曰何敢當也昨日宮中有二人強梗不率教闖殿

後屢瀕危地而不敢害王者不死此之謂矣  
有宦官差至山東多所需索地方不寧上聞之曰  
奄人職在掃除不許與政事官不得過五品凡奉  
差恣橫者許所在有司械送京師於是中人氣奪  
黃彥清初遊京師時君明臣良刑清政簡人有實  
行道不拾遺初至即買鷄于市既成交矣賣者語  
之云吾家鷄瘟汝殺而食則可畜則不可彥清云  
吾初至故賽神耳走數步復回囑云殺則瘞其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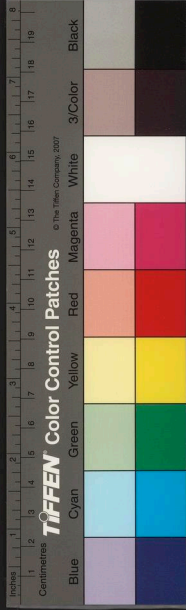


喧嘩聲徹于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  
來上下愉愉內外肅肅爾獨犯教意者朕有失德  
歟行事無禮歟外雖行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愧憾  
自責者久之二人始扣頭悔過夫一宮之人尚未  
能齊何敢謂野人之徧為爾德也彥清頓首賀曰  
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  
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為已過可以覘至德  
北師自東昌敗回謂其衆曰我兵專尚威武而江

南專行德化上下協和人心率俾倘事有不濟奈  
何袁珙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既而金川失守闔  
宮有焚人固不能遠天之命矣然忠義之士赴死  
如歸九族可捐一心匪石天亦不能奪人之心也  
吾子孫慎毋忘吾君之深仁厚澤也哉

民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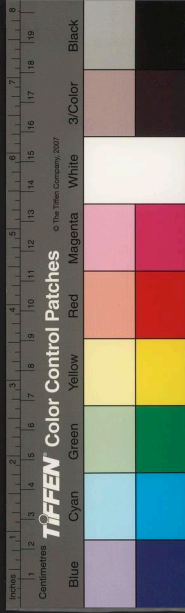
吾年十八已能操筆為舉業將赴試於縣稟吾父  
父曰但為良民以沒世何樂如之予遂罷試今生



爾兄弟三人長郎三郎質皆明敏二郎負絕世之  
資書過目輒成誦驅之應舉南宮一第不為難得  
吾遵父命皆不教習舉業今當世世為民矣欲為  
良民須勤職業  
太祖皇帝教民榜文云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以所謂民之職  
也實體而力踐之可以希賢可以希聖亦可以希  
天懋哉勿替訓命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使臣臣事君  
人皆知之今日后非民罔使則徃役之義惟民供  
之而臣不與焉曰民非后罔事則閭閻之情通之  
殿陛而亦有效忠之職焉是故耕田鑿井飽食嬉  
遊則當思曰吾所耕鑿者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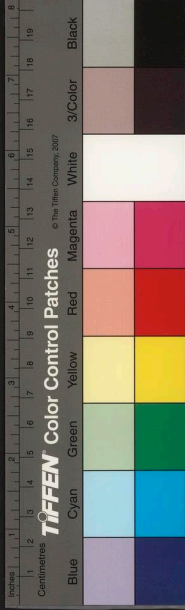
皇之水土也履畎畝而知勤飲滄滴而圖報豈敢頌  
史自曠哉奔走于達官之前周旋于下吏之側則  
當思曰吾所祗事者吾



皇之臣子也聞教必遵趨事必慎進退唯諾如對天  
顏勿懷一毫欺慢可也分田納稅徃役輸將則當  
思曰此吾  
皇惟正之供也稅必依期役必敬事使鄉黨矜式稱  
為善人遇鰥寡孤獨疲癯殘疾則當思曰此吾  
皇之窮民無告者也隨吾之力濟彼之困或勸導其  
親戚相與收養為惠尤溥此類不能殫述但盡吾  
之心供吾之職而一以忠孝為本庶無愧于良民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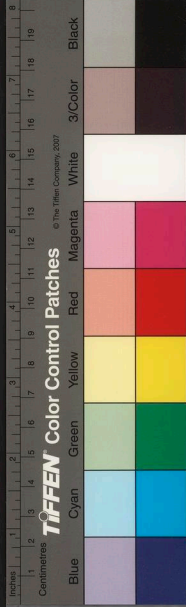
民之上有士由士而大夫而鄉而公其分彌尊則  
相懸彌遠故允持已宜謙而民則允宜謙何也職  
本卑也允待人宜恕而民則允宜恕何也人非尊  
行則儕輩也尊行固宜禮讓而儕輩亦不可過求  
人或以禮相加則受之若驚報之恐後如其遇我  
以非禮也則視為固然反躬自咎謗我則付之無  
辨詈我則唾面何傷不但不可輕舉一詞亦不可



存之宵臆吾八十年来未嘗與人爭競省多少間  
是非以子孫所當世守也毋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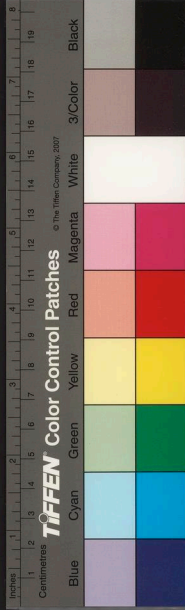
孟子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夫勢分  
之樂至王天下極矣而君子不以為樂則常布王  
侯分雖相懸而性分之樂無加減也孟子以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為一樂此取必于遇者也取必于  
遇而不取必于道則其樂有時而窮君父母久逝  
兄弟遷謫然殉義仗節庶幾無愧于綱常吾子孫

能善繼以志事死如生是為至樂况尊高年敬長  
上吾不敢一日死其親也親仁愛衆四海同胞吾  
不敢謂寡兄弟也人倫之樂何以加此仰不愧俯  
不忤必于德者也吾不取必于德而取必于  
學未能仰不愧而敬畏上玄不敢造業未能俯不  
忤而反已量物事事讓人終日謙慎夢亦恬愉何  
樂如之得英才而教育此取必于人者也吾不取  
必于人而取必于已見人嘉言善行則紀錄而師



法之遇人講學談道則率衆而往聽之即野衲揮  
塵亦剔冗而探其竒雖愚夫一言之善亦警心而  
領其益不能教人而能受教于人取人即與人也  
樂莫大焉坎吾所終身受用而隨遇自適者也  
士農工商所謂四民也吾家既不應舉子孫又未  
必能力耕而工商皆不可為所藉以養生者不可  
無策也昔鄧禹有十三子教之各執一藝最可師  
法今擇術于諸藝中惟醫近仁習之可以資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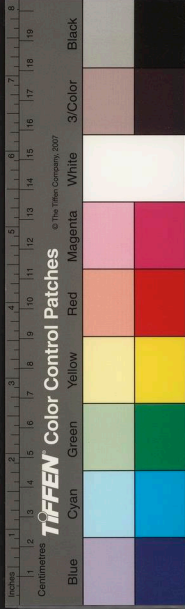
養家可以施惠而濟衆吾捨舉業而執是藝六十  
餘年雖不能無悞而憐貧救患所積陰功無筭子  
孫宜世世守之但有十事須知一醫之志須發慈  
悲惻隱之心誓救大地含靈之苦視衆生之病不  
論親疎貴賤賢愚貧富皆當恫瘝乃身盡心殫力  
曲為拯理二醫之學須上通天道使五運六氣變  
化報復之理無一不精中察人身使十四經絡內  
而五臟六腑之淵涵外而四肢百骸之貫串無一



不徹下明物理使昆蟲草木之性情氣味無一不暢然後可以識病而用藥三醫之識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縱橫合變呼吸異宜非識見之高不能神會而獨斷也然必識非可襲取非可商量全在方寸中虛明活潑須滌除嗜慾恬澹無為則虛室自然生白也四醫之慎醫為人之司命生死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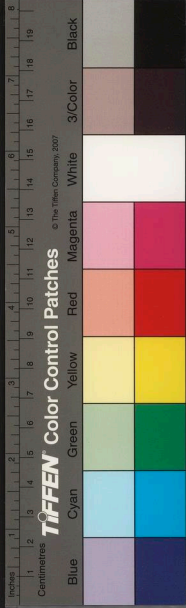
用藥之際須兢兢業業不可好奇而妄投一藥不可輕人命而擅試一方不可騁聰明而遽違古法

倘或稍悞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可懼也五醫之養君子之游藝與摠德依仁皆為實學故古人技藝之工都從善養中得來若承蜩若養鷄皆是法也醫雖小技亦有甚深三昧須收攝心體溼泳性靈動中習存忙中習定外則四體常和內則元神常寂然後望色聞聲問病切脉自然得其精而施治得宜也六醫之術醫非徒仁術亦仙術也諺云古來醫道通仙道以豈無稽之言哉九款學醫須將



玄門修養之旨留神講究玄牝之門生身之戶守  
中養氣之訣觀竅觀妙之理務求明師指示親造  
其藩而闢其室以處看得明白則病候之生滅身  
中之造化已洞悉矣以之治疾豈不易易况人之  
疾有草木金石所不能治者則教之依法用功無  
不立愈天台智者禪師謂一日一夜調息之功可  
以已二十餘年之痼疾蓋天之陽氣一回則萬物  
生色人之元氣一復則百體皆和宿疾普消特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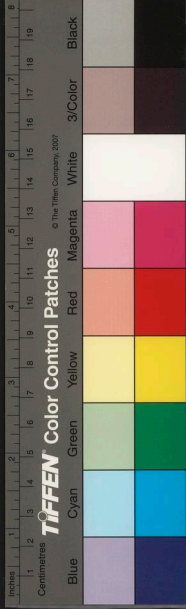
餘事耳七醫之量書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  
乃大醫者術業既高則同類不能無忌識見出衆  
則庸度不能無疑疑與忌合而誹謗指摘無所不  
至矣頃容之于不校付之于無心而但盡力于所  
事間有排擠毆詈形之辭色者亦須以孟子三自  
反之法應之彼以逆來我以順受處之超然待之  
有禮勿使病家動念可也八醫之言仲尼大聖屢  
以慎言為訓而醫者之言尤所當慎者不可誇已





之長不可談人之短不可浮誕而駭惑病人不可  
輕躁而詆誹同類病情之來歷用藥之權衡皆當  
據實曉告使之安心調理不可誣輕為重不可誑  
重為輕即有不諱亦須委曲明諭病未劇則寬以  
慰之使安心調理病既劇則示以全歸之道使心  
意泰然寧默毋譁寧慎毋躁九醫之行語曰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故慎吾之言不若端吾之行  
道高天下守之以謙智絕人群處之以晦敦孝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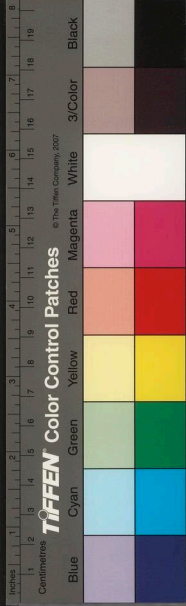
重倫理而於禮義廉耻四字則秉之如著龜遵之  
如柱石久而勿失自然起敬起信而醫道易行也  
十醫之守醫雖為養家尤須以不貪為本凡有病  
人在床即舉家不寧當此時而勅人酬謝家稍不  
足則百計營求艱難更倍即充足之家亦於滿堂  
懊惱之中而受其咨詛痛苦之惠亦非心之所安  
也故我生平於病人所餽不敢纖毫輕受有不給  
者或更多方周給之非以市恩吾盡吾心而已矣



子孫習醫而能依此十事古之聖賢何以加此  
操履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  
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為宰輔  
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有小人矣人惟不明此理  
往往以自己學問之邃道德之高而責效于天人  
不效則操履必怠而甘為小人之歸可憫也吾家  
既不求仕則已絕意于榮貴而操履之正自是吾  
人當行之事言必締審行必確實而讀書明道約

已濟人絕無分毫望報之意庶幾學問日精道德  
日茂而可以無愧于良民也榮貴毋論矣即如富  
厚一節乃良民所當得者然世間儘有愚蠢而多  
財智慧而空乏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  
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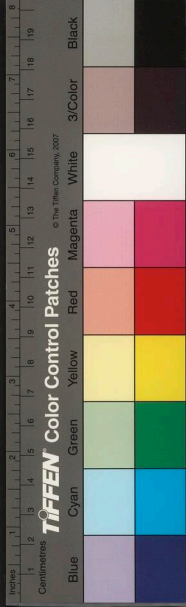
吾家不謀祿仕非有所憤而逃也吾親受教于吾  
父一則聖主之深仁厚澤不可遽忘一則殺運未  
除所當苟全性命四五世之後時移刑省亦可出



而應世蓋祖宗修德濟人之志與自己親民愛物  
之學不可終鬱而不彰也但當愛身明道修己俟  
時不可萌一毫妄覲之心不可行一毫奔趨之事  
蓋功名出處原有定分愚人不察妄事奔趨然奔  
趨而得者不過一二而不得者殆千萬人世人終  
以一二者之故至于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  
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  
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

見遠識超出造化機緘之外任其自來自去胸中  
坦夷自在畧無憂喜亦無怨尤前輩謂死生貧富  
生來注定君子羸得為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此  
言甚切人自不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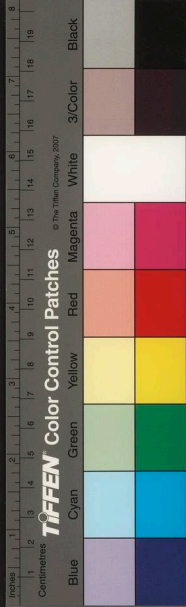
唐杜牧之聯中魏科狀元及第名震儒林偶遊城  
南蕭寺禪僧危坐不顧傍人以累捷誇之僧亦不  
吞牧之茫然自失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  
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



長夫士人應試而得狀頭極矣其聲價曾不足以  
驚山居之野衲則士之可法可傳者原不在科第  
之有無也嘗觀宋朝狀元圖其人皆寂寞無聞而  
其知名者不過數人如呂蒙正王曾之屬皆由文  
章政事而顯科名之難恃如此吾家子孫不習舉  
業而能修身成德安良民之分盡良民之職使一  
言一動皆足以師世而範俗可以毋忝所生矣昔  
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樵採者  
死不赦又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  
金故顏觸以為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壠也以此  
言之豈惟科第苟不修德雖人君之尊不若有道  
之士之足貴也然則人之所以不朽者顧自勵何  
如耳

孔子建與崔義為友義仕新莽為大尹數以勢利  
勸予建任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軒冕之志  
各從其好可也吾幼與子同志故相友志已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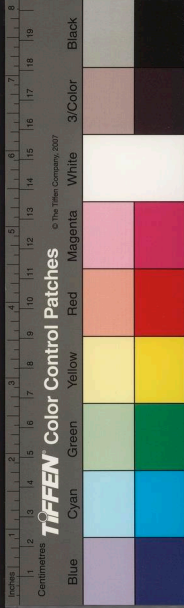
長夫士人應試而得狀頭極矣其聲價曾不足以  
驚山居之野衲則士之可法可傳者原不在科第  
之有無也嘗觀宋朝狀元圖其人皆寂寞無聞而  
其知名者不過數人如呂蒙正王曾之屬皆由文  
章政事而顯科名之難恃如此吾家子孫不習舉  
業而能修身成德安良民之分盡良民之職使一  
言一動皆足以師世而範俗可以毋忝所生矣昔  
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樵採者  
死不赦又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  
金故顏觸以為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壠也以此  
言之豈惟科第苟不修德雖人君之尊不若有道  
之士之足貴也然則人之所以不朽者顧自勵何  
如耳



請從以辭今人見朋友富貴趨附之恐後寧復有  
以高見耶吾家既不干祿仕世世長應為民而當  
今崔義之徒多負勢利而輕貧賤為吾子孫者慎  
勿以其新得顯榮而起攀附之想亦勿以其舊有  
親故而萌責望之恩固不可遽相謝絕亦不可數  
相往來但平平待之足矣

古之仕者當其為學時其志全在天下國家今之  
者當其讀書時其志惟求一身榮顯其用心大

異故其事業亦異若是真正君子不論仕與上纔  
明德便思親民遇父母即盡吾忠孝之心遇長上  
即勵吾靖共之節遇朋友即思聯之以信遇僮僕  
即思撫之以恩孔子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  
真實語也蓋仕而行道濟時人所共知退而修身  
澤物人或難解我之行醫嘗學嚴君平之賣卜與  
人子言依于孝與人父言依于慈與貧者言則勸  
其無求與富者言則諷其好禮日間凡有所言非



有益于人未嘗啓口不特此也倡義以興大利敦  
行以厚風俗委曲以解人之忿勇往以赴人之急  
此皆良民之所得為者也

袁氏家訓叢書卷之二

汾湖散人袁顥著

男袁禎

袁祥

袁禧述

為學篇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孔門分明以讀  
書為學宋儒論學亦是洙泗派頭其源不錯但論



有益于人未嘗啓口不特此也倡義以興大利敦  
行以厚風俗委曲以解人之忿勇往以赴人之急  
此皆良民之所得為者也

袁氏家訓叢書卷之二

汾湖散人袁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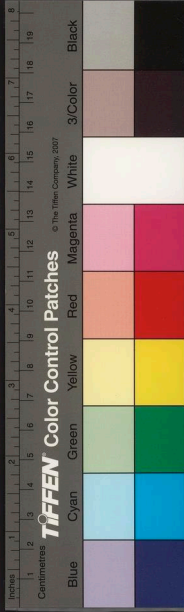
男袁禎

袁祥

袁禧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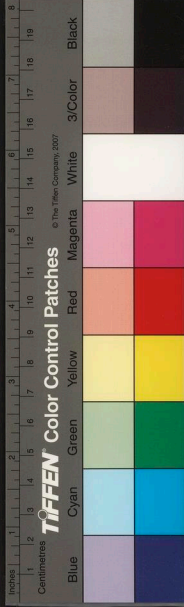
為學篇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孔門分明以讀  
書為學宋儒論學亦是洙泗派頭其源不錯但論



其用功則後人之讀書校之孔門萬萬不侔矣昔  
孔子學琴于師襄初授一調即殫之而成聲師襄  
異之孔子不自以為足也疑神定慮專意而習之  
至于五日師襄曰可以益矣孔子起對曰丘得其  
聲矣未得其數也又習五日師襄曰可以益矣孔  
子曰丘得其數矣未得其理也又五日師襄曰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得其理矣未知其人也又五日  
孔子曰丘知其人矣頎然而長黜然而黑眼如望

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師襄避席而拜曰此  
文王之操也夫琴小物也孔子因而知其入則其  
精神意氣覲面與文王相逢于千載之上今誦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讀書者當凝吾之神  
窮彼之趣不獨見其用心并見其行事不獨見其  
行事併其形神面目直與吾相值于一念之中而  
若親為授受者方是尚友之學故尋師訪友可以  
受今人之益讀書窮理可以識古人之心脫迷入





悟全在于此

吾初習舉業時四書本經曾潛心熟玩亦頗知讀書之有益及奉父命罷習舉業從而讀書便覺不同既無得失之念橫于胸中而以純白之心事讀明白之古書自然觸處心融怡然理解乃知舉業之累人不淺故讀書之法須掃除外好屏絕紛華潔潔淨淨使胸襟湛然從容展卷必起恭敬如與聖賢相對俯而讀仰而思字字要見本源句句須

歸自己不可以識神領會不可以言語擔當不可以先入之言而疑至理不可以邪師之見而亂聖經一句染神千劫受益此是真實學問實非

綠小

人之德性出于天資者各有兩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學問而補之則為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而任情行事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厚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又溫廉塞義者學問也孟子道性善而有忍性養性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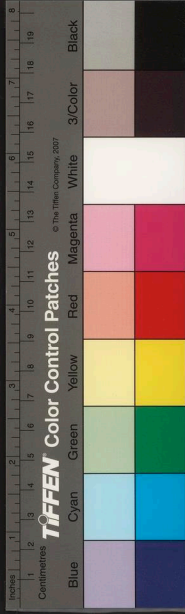


蓋人性雖善而不能無偏忍者忍其偏以歸于中  
養者養其中以化其偏也故君子為學惟務變化  
氣質而已然須識其偏然後可以克治毋亦不難  
識者凡人寬者必不足于栗柔者必不能自立反  
躬體察昭然難掩識之幾微宥密之中而默默變  
化者上也待其既失而用力挽回者次也待人言  
而後知者又其次也

迦談云我於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至百千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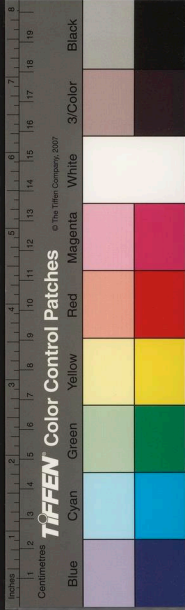
於念念中存其覺慧即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  
至百千萬佛於佛佛兩種諸善根圓頓之家貴簡  
而速其有妄想冰執當使應時消融不歷僧祇獲  
法身其理如此按今人為學不信現前一念便是  
解脫之門而欲別尋玄妙以為聖境所以愈求而  
愈遠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貴涵養而擴充耳隨時用  
愛遇物施仁使本來良心日逐進長若不知保守



人隨時隨處常存愛人之心慈悲自然增長忿戾自然消融孔門以求仁為學脉其緊閔處也又云浮雲或聚或散豈礙太虛之清曠浮漚或成或破豈損寒潭之湛寂浮想或起或滅豈壞真心之靈照大抵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縱對境紛然歟性不擾即一念不起歟性不寂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是除去心中生滅之見耳但能無心便是究竟歟學問極則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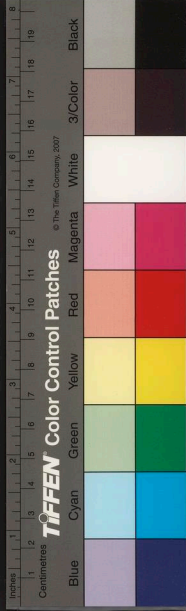
而恣情縱欲害物傷生初時心亦不安久則若見其當然而本心漸滅盡矣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惟食老蕪而已宋高顛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修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恐傷其生歟最可以為愛物養心之法然歟皆不忍物非不忍人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是吾同胞其當愛尤切而其用愛之方全在反求諸己如己歟立則思立人已歟達則思達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壑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故君子立身行己須要面前路徑闊使往來有餘地不然不但人不能通行并自家亦站立不住矣

晁公曰非理外至當如防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

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從染指之欲又曰利欲是外貪愛若不能鑿戒而知止足則不免事有變衰之禍患恩情是內貪愛若不能覺了而求出離則不免身有生死之輪環按外欲內欲揔是一心先將人心道心從頭決擇判斷不使一毫交雜所謂惟精也道心時時現前欲念自然污染不上即在聲色臭味中而發真歸源純是天理作用所謂惟一也若分內分外兩處防閑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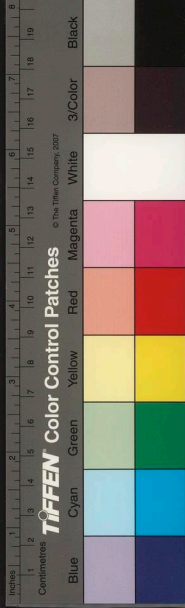


支離之學

人性皆善而學問工夫須從習起如忍之一字初時學忍須剛制其心堅抑其氣漸漸習熟終至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于睚眦之怨深不足校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多矣故有習相遠之說釋家有觀鍊薰修四項工夫觀是省察如鏡之毀物妍媸畢見鍊是克治如金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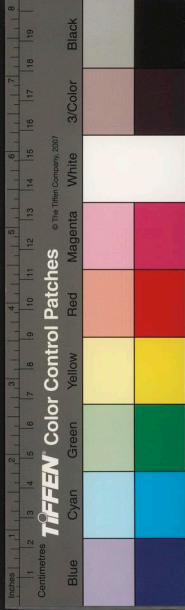
爐愈煉愈精薰是涵育如火之蒸物氣透而自熟修是檢飭如石之磨玉相盪而愈精總來只完得一箇習字

善為學者不在乎抗心希古而在乎了辨只今不難乎起節邁倫而難乎與愚夫愚婦同德容汚化穢如大海之納流泥迹歛奇如神龍之善蟄我若果有與念世間豈無同人儒者以言行為樞機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老氏家言叢書 卷之二  
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發乎邇見乎遠若戶之  
有樞弩之有機也故君子雖在幽獨之中而一言  
之發常如十耳之聽一行之動常如十目之視祗  
席之近勸戒昭焉玄默之中天光燦焉烏得不慎  
就言與行而較之則慎言尤難昔黃帝鑄金人三  
緘其口銘曰磨堯堅慎勿言孔子觀之而興慎言  
之戒其曰訥曰訥曰不出曰無言所以示人者不  
一而足老氏猶箴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啓而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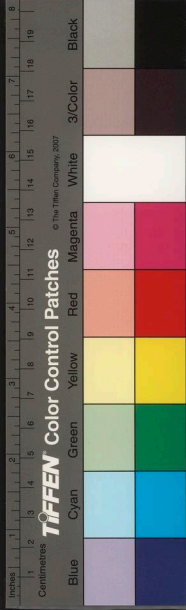
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聞遠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孔子師世立教不能無言詩書之  
刪春秋之修老子諄諄戒之已慎而益欲其慎也  
就慎言之中而辨之則惡口易禁綺語難防釋氏  
所謂綺語即儒家所謂巧言以黃魯直之賢而一  
作麗詞秀鐵面訶其有泥犁馬腹之報可畏也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  
言之高



我之言語簡寡不但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  
怨亦是養德之要操心之法也至于人之談論聞  
之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舍在我  
而已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為多後生雖天資聰  
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為迂濶凡其  
身試見效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訾  
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

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  
或有非之者豈但衆心難一衆口難調哉至寶多  
疑至人多謗乃是道理合當如毋苟揆之吾心稽  
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紛人言皆不足  
校當借之為磨礪玉成之地自責自修可也自古  
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  
為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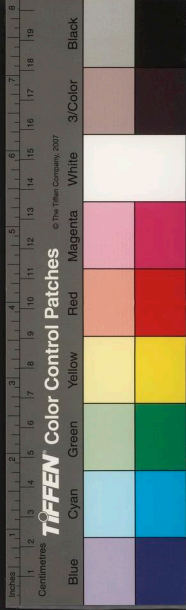
是為非指正為邪非妬忌及素有仇怨者必淺陋  
無知識之人正宜容之于度外付之于無心決不  
當分毫動念者也

人有罾人而人不荅者人必有兩容也不可以為  
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為之不已人或起而我  
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君子待人固無罾人之  
事凡日用交際偶有慢人怒人傲人而人不荅便  
是為他兩容夫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毋須

密密省察務求謙下庶可以容人而不為人

容所

學問以成就人才為急然須量己量人量己則允  
善而吾身所未能為者必不可以是而勉人惡而  
吾身所未能無者必不可以是而諫人量人則孰  
可淺說孰可深談孰可詳示而喻孰可寂默而通  
孰可順開孰可逆化皆須洞識其根器而隨類化  
導之然使善有諸己惡無諸己可以教人矣又必  
養吾真愛之心有十分誠意止說二三分言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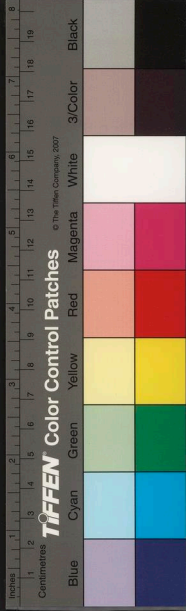






矣後松啣怨卒譖之帝授死不敢歸葬胡紘嘗謁  
朱晦翁于建陽山中頗有向道之志晦庵飯以脫  
粟門人問曰御史貴官或不能堪柰何朱曰彼既  
以道而來我應以道而接山人之禮自應如汝紘  
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沈繼祖  
共論其十罪夫床下之拜脫粟之飯未為甚也而  
受者已不能堪由量人不明不能知其根器而失  
禮于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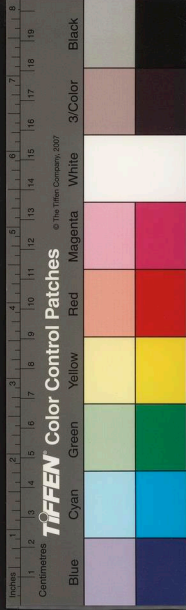
君子處世言正而見疑者養未厚也行貞而招侮  
者信未孚也程正叔在朝蘇子瞻惡其不近人情  
每加玩侮至于分黨相爭林栗論朱元晦其友人  
止之曰朱待制當今正人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  
我一見其面貌自然可憎夫鄉人之不善者惡之  
以理之當然者今蘇與林皆非極惡之人而與程  
朱相左君子不可不自反也昔趙閱道初以事疑  
漁溪及與之處見其言和氣粹處事超然不覺愧



服平江僧甚輕儒者一見尹和靖端莊和雅遂以  
為周孔不過如吳黃叔度一牛醫兒耳海內名流  
負氣恃才者見之鄙吝潛消子貢論夫子之問政  
以為得之溫良恭儉讓溫是一團和氣良是胸懷  
洞然如是而又加之以敬非徒矜莊也乃就溫良  
中流出自然之欽肅也如是而又能儉則收斂其  
英華退藏其才智其面貌自然無可憎之態矣而  
又繼之以讓則卑以自牧慮以下人如是而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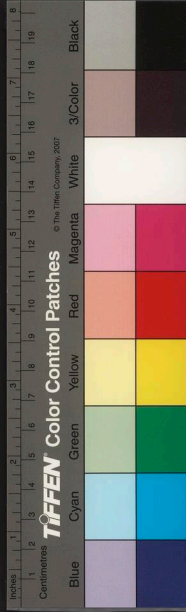
不愛敬者乎學者雖未能與聖人同德亦須以恭  
良恭儉讓五字時時提撕默默涵養庶可以變化  
氣質

允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以事神而不可恃以  
以慢神可用以事人而不可恃以以傲人雖孔  
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為言况下此者乎  
盖公平正直乃持已道理當然即道高天下德出  
人群亦是儒者分內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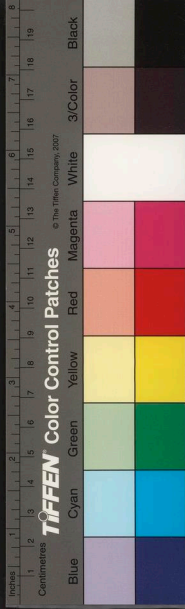
平而人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  
然不足怪者故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陸象山曰  
人品相去不啻如九牛一毛此是真實說話故凡見  
老成碩學而識見未同不可遽生疑畏須虛心延  
訪務盡其長其下于我者若高下相去尚近猶可  
與語若相去遠甚不如勿告枉費口頰耳  
人家子弟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近君子則多聞長

厚之言多見端謹之行自然薰習日深而德性循  
謹若近小人則浮華之言刻薄之行接于耳目而  
染于身心雖子弟之淳厚者亦將與之而俱變矣  
然小人固當遠而處之有法亦自有得益處凡見  
小人當發三心第一當發憐憫心道本高明而自  
趨污下理本正直而自甘私曲枉自造業無纖毫  
之益此可憫而不可怒者也第二要發警懼心一  
為不善明則衆人共惡幽則神鬼潛誅豈得不懼



蕭索者非天理有悞也善惡當論生熟祖宗積善  
多積惡少少不勝多是惡未熟而善先熟也又有  
其人過惡昭著而偶有一二陰德為人所不知者  
陽不勝陰則善亦先熟故其家嘗受福報為惡者  
亦如此故凡人為不善事而不成政不須怨天尤  
人乃是作惡未熟為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  
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此正是惡緣已熟乃天之  
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所謂商罪貫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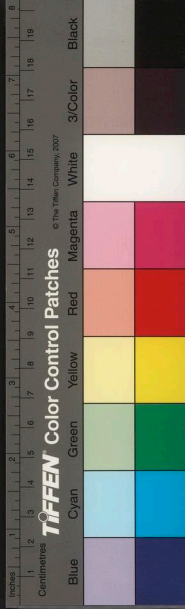
故彼以私我以公彼以邪我以正彼以凶狠我以  
慈祥事事與之相反可也第三要發得師心家無  
不善人則孝友之行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  
迹不著譬如磨石彼自消損耳刀斧資之以為利  
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資謂此爾果能如以則  
不煩趨避而觸處得益上無聖賢可慕下無不肖  
可憎而寢寢乎有大人家法矣  
人有所有為不善而其子孫昌盛者有行善而其家



政是如以

俛恩曰釋氏說天堂地獄吾始疑其特以是設教  
勸人為善怖人為惡耳非真有天堂地獄也及觀  
許敬宗傳見其處心積危誣陷君子位至宰相壽  
八十餘若是人者苟無地獄以治之何小人之得  
計也故凡陽為惡而不受報其報以地獄必矣釋  
氏之說乃真實事非為設教言也按報應之說不  
獨釋氏言之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及積善餘慶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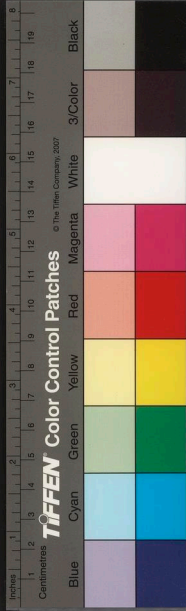
惡餘殃之類儒者言之甚詳只是人不信耳小人  
誣陷君子一時或不能盡報然不在其身必在其  
子孫無有幸免者昔有一士夫恃勢凌虐鄉里當  
其得勢之時官府不敢誰何鬼神猶或避之逮其  
身沒之後其子稍循謹更以非辜陷獄其孫淫縱  
舉其所儲之田產盡為其祖父破壞之若與鄉人  
復讎者大抵作惡而幸免于罪必於他時無故而  
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



人在世間惟有順逆兩境子思論素位之行富貴其順境也貧賤則逆矣夷狄則又逆矣患難則死生當前逆之甚矣順境一而逆境三可見人之處世如意之事常少而不如意事常多豈惟如以苟無學問雖處富貴常不滿意世之位極三公祿享萬鍾天下所仰望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可見順逆之來不生于境而生于心苟知學問素富貴則學處乎富貴素貧賤

則學處乎貧賤素夷狄患難則學處乎夷狄患難無入而不學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焉蓋學則處逆境而常泰不學則履順境而亦憂是以君子貴知學也又豈惟如以順境逆境俱為纏縛順則生愛結業細而難解逆則生憎結業粗而易解然則富貴中沒溺人多而貧賤憂戚或更可以感發而磨礪以以思之又何揀擇也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如小兒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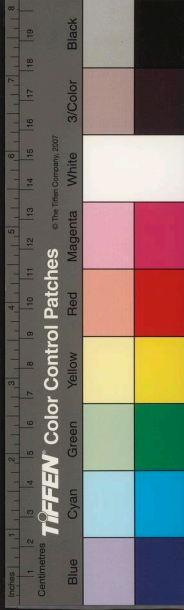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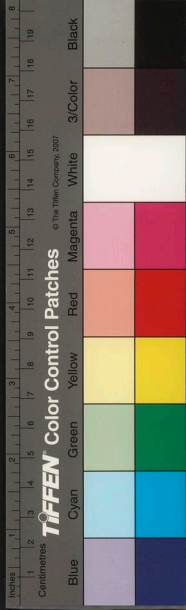
十二丈卜鄰以其治家嚴整事事可為子弟法耳  
故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乃士君子治家之要法今  
擇其可行者條錄于後○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  
以御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  
功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  
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莫不均壹裁省冗  
費禁止浮華常令稍有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  
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凡為子

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  
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婦居間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  
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  
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嘩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  
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凡子  
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  
則返命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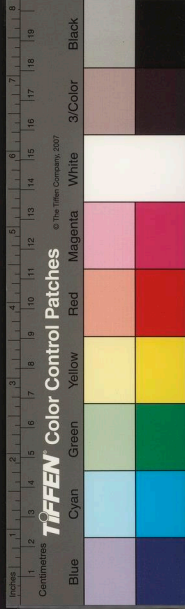
利害而白之待父母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  
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  
已志雖兩行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凡  
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容不敢坐于正廳  
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  
擬于其父○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  
親調嘗藥餌而供之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妄遊

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  
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凡子事父母樂其  
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  
之勿事長賤事貴皆做共○凡為宮室必辨內外  
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  
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而  
出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大故不入中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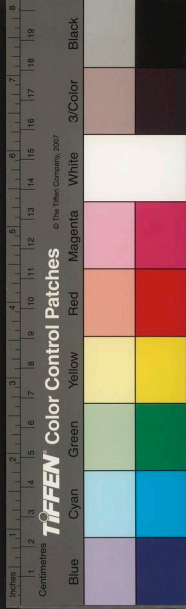
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鈴  
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  
升堂室入庖厨○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  
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則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  
受之可也○凡子始生若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  
婦人稍循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  
之自名及揖拜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

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  
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  
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  
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  
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  
子誦書必因其資而進退之女子不出中門九歲  
男子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為之講解論  
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與之談經解義使知五常大  
旨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始可學文詞  
女子則教以婉婉順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  
質明而起總角漬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  
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  
復言童幼矣○凡內外僕妾俱宜蚤起男僕灑掃  
堂室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內室設  
椅卓陳器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襲衾侍立左

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洗濯紉縫先公  
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  
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凡女僕同輩謂長者  
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孀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  
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  
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凡男僕有忠信可任  
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皆公行私  
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凡女僕勤慎少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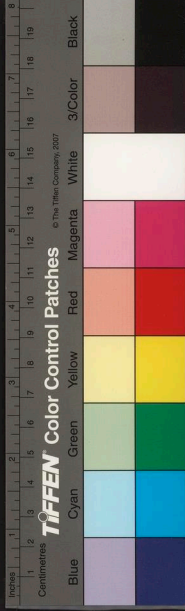




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最為深切孟子曰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人饑渴迫身糲飯麤羹綽有餘味  
惟稍稍溫厚而無學無識者則食膏粱而猶歎酌  
甘旨而多嗔昔有嘲公子之揀食者云終身飽食  
不知農父之艱一箸不工便覓庖人之過可以盡  
輕薄子之情狀矣禪家謂食有二種有智食有識  
食凡遇食而多所憚擇此皆識神所為認着則迷  
悞終身矣自智者觀之蘭膏珍髓與糲飯麤羹過

喉皆成穢物有何高下而苦苦將心分別乎慈覺  
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瘡繞過  
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付量我年八十矣生平  
未嘗以飲食之惡而嗔一人亦未嘗以烹飪之粗  
而動一念為我子孫者思之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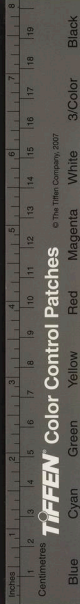
儉之一字裛妙之門上則以儉養德無求於人寡  
欲于己德將日進矣次則以儉養志志之所以早  
污歎累之也以刻苦自勵以清虛毓神范文正之



斷葦畫粥諸葛武侯之澹泊明志可法也次則以  
儉養蕪節用而少求葢益風味最可長久又次則  
以儉養福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何樂如之蘇  
子瞻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  
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用盡又挑一塊仍以  
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然  
東坡居官有俸錢故可月取四千五百林和靖隱  
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

供一歲之用尤覺有法更有不能及此者有一禪  
僧種茅園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  
辦乃知人之用度豐約何常每加節省即少亦可  
以足用倘不知足雖多奚為祇益苦耳

凡畜婢僕頃恤其饑寒方可責其效力近見士大  
夫家自己溫飽而婢僕則節其飲食或分飯不周  
使終歲不得一飽有隆冬盛寒無寸絮裹體者至  
于分後任事稍不如意輒遭捶楚甚或非禮虐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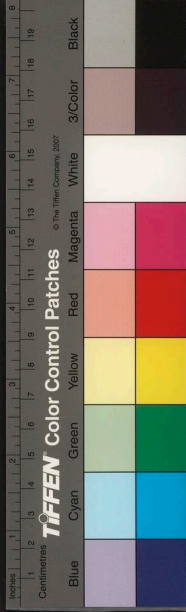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之何其不怨也前輩有云畜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畜僕不厭多教之耕植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于人為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畜養婢僕即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古德云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故君子積財非以自為也亦以為人也世之作業者專務殖己之財而不肯分人以食陋

矣

國家以農為重以衣食之源在此也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謂君子當知稼穡之艱難蓋王者雖不必與民並耕而農事之勤勞則當熟察而深恤之者在天子之尊尚不得忽此况我輩乎故子弟教之力耕自是美事漢制求賢以孝弟力田同科真得先王遺意如不能親耕則畜僕代耕亦可以勤勞稼穡須恤其饑寒時其作息耘耨有時糞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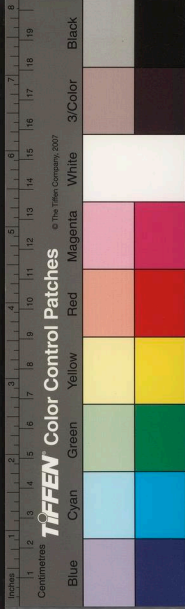




節宜一一講解而指示之非時之風雨皆宜教之  
回避卧宿去處亦宜點檢勿令隙風穢濕侵其肌  
膚疾病則撫摩之死亡則厚賜之至于各庄佃戶  
亦係務農之人當一體周恤耕作之際有所假貸  
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量為除減不可有  
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  
私有所擾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而耗其家如  
果負重難清亦須代為區處或量減其息或更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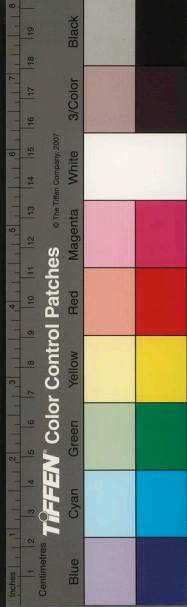
以無利之米使之輕省而易清親之愛之不啻如  
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籍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  
矣

儉誠美德然流而為吝為鄙則非所以為儉矣五  
代時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泉鑰  
於衣下如環珮聲後竟為郭威所執凍餓而死陳  
朝沈衆性吝蓄高財帛以億計而自奉甚薄每於  
朝會中衣裳破損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啜之後以



卷之二  
罪賜死所積蕩然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  
人夫不以莊己之容為恭而以不侮人為恭不以  
節己之財為儉而以不奪人為儉有道之言意味  
最永宜熟玩之  
居家須令垣牆高厚藩籬周密窓壁門闕堅牢隨  
損隨修勿令脫落而於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  
往來以便巡警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  
且從便門走避此是禦盜之常法而古人處盜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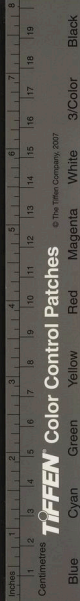
有進于此者昔有盜牛者見獲告人曰刑戮是甘  
勿使王彥方知也彥方以其有庶耻之心遺絹以  
勸勉之後有得遺劔于道而守之以還人者彥方  
異之而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曹州于令儀為人  
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  
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為至此因詰所欲遂與十  
千以資衣食又恐為邏者所獲留至明遣去盜感  
愧卒為良民孔寺丞牧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



牧釋之間所歆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誓不復為  
非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曰晦夜  
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慚不復渡首有聚五  
百人將行劫于江淮間偶過陸象山象山目而知  
其非良也留與盤桓引入卧內開誠曉告其人初  
聞教面發赤汗流浹背而悔心大萌明日聞教益  
深益悔悟而痛哭流涕若無所容其身者又明日  
告歸散其黨與改行從善夫擒盜易化盜難今或

以厚德或以法言而能使不執之徒革心向化其  
爐鞴之大鼓鑄之神至矣禦盜者不可不知此意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  
削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  
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汚  
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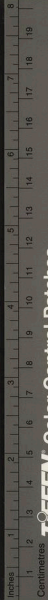
六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于矜  
耀以尤盜所垂涎也故識者以為富厚之家宜多



儲未穀少置什物至于金銀之蓄全為用度所謂  
用度者一身衣食所費有限惟行義以濟人之乏  
好禮以成吾之享此則非財不辦者苟用度不缺  
而徒積金銀于箱籠中至于老死而不用此所謂  
長物也有羅漢頌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  
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能三  
復斯言而洞燭斯理嗜慾自然澹泊財利自然寡  
營况君子為家人惜福澤為朝廷厚風俗為造化

臧浮靡縱富厚有餘而飲食衣服頃澹泊樸素有  
清苦家風豈惟可以弭盜乃治家之正理也

人家行善難得父子一心昔范仲淹使其子純仁  
至東吳收麥回至丹陽見石曼卿三喪不舉遂以  
舟麥五百石盡與之及至洛陽見其父侍立次父  
問東吳曾見故舊否曰有石曼卿三喪不舉淹滯  
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父曰何不以舟麥助  
之曰已與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夫一身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行善只可謂之積善之人不可謂積善之家也今  
子不稟命而先捐其麥父不知其事而亦勸與麥  
何其同心也故范氏至今子孫猶科第不絕不亦  
宜乎詩云房杜平生立門戶令人回首淚沾巾夫  
房玄齡杜如晦亦係賢者其子不能守其業又唐  
之勲名富貴無如郭汾陽不三四傳而門祿衰微  
矣宋朝如李沆李昉李迪皆一時名相其子孫亦  
相繼達官乃數傳後漸益蕭條而南渡時求其子

孫寂寞無聞矣竟無有如范文正公之綿遠者以  
此知積善之家之足貴也然父子有不能同心而  
能相成者亦自可貴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  
士庶各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部誘綽出  
諸券書一厨觀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  
不須還玉珣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燬燒券書一  
不收責夫子多敬而父散其財父專利而子改其  
過此非相屬乃所以相成也雖不得父子同心尚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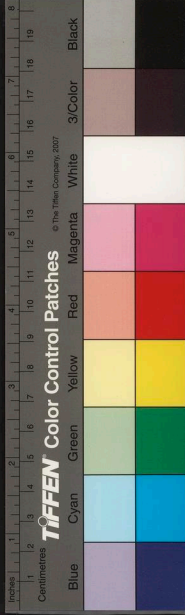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可救得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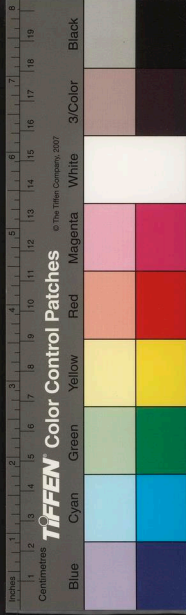
作家以教子為先子賢則雖貧可以自立不賢則多積益增其過教子之法第一當訓之以孝第有父兄在便是家之尊長有所使令不敢逆有所訶斥不敢辯深愛婉容愈積愈厚存得些湏和順之氣積于胸中他日受用不盡第二當示之以誠樸辨不如訥巧不如拙動不如靜華不如質子弟雖十分聰明亦湏帶五七分古拙不鑿其赤子之心

方有受用今人見子弟聰俊輒說以為奇而愛之不知愚而渾厚或可保家智而輕浮多至取禍上洩祖宗之元氣下悉勢利之機閑即登科第而一敗塗地者種種也第三當教之以謙恭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丹朱之不孝象之不弟豈不聰明豈無才辨只是坐一箇傲字耳若是真正豪傑決能若無若虛決能舍己從人決能善惡皆師而舉一世之人盡領其教益今人家子弟畧畧能通文墨便



自負深玄眼空四海即接通儒長者亦傲然自是  
全無領教之心此皆不肯之尤者也第四當教之  
親近賢人君子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  
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  
既資其飲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倦乃可以  
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  
僕從同耳何緣得佳士蕪麻必不能為粟也朱喬  
年初在新安無子後再娶寓福建之尤溪始生元

晦夫人以其年老而子幼請置產以贍喬年不聽  
及病且死囑其子曰我貧無產業汝母子無以自  
贍中山劉原仲白水劉致中延平李愿中三人學  
屏山之居最近元晦奉父命而奔告焉屏山收其  
子母廩而教之遂成大儒識者謂喬年雖不置產  
有益友三人是朱氏美庄三所也今之作家者惟  
知買田數畝造屋數間為子孫計耳豈復有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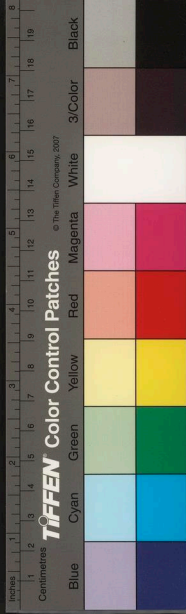


哲人俾輔後嗣者哉第五當教之通習文藝蓋文  
藝之習上者發明心地次則涵泳性情又次則淘  
汰俗氣又次則決遣疑情故欲習而通之若務多  
識誇浮靡搜隱僻校同異初無益于身心勿習可  
也

人家有僕當取其樸直謹慇勤于任事不必責其  
應對進退之快人意嘗觀三代盛時所任者皆靈  
靈之人所行者皆悶悶之政人家亦然子弟僮僕

皆當養其良心培其樸質而與之相忘于噩噩悶  
悶之中即如司馬溫公之蠢僕出言不雅禮度未  
閑有何不可人家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不求自  
已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黠慧之出衆費財以  
養無用之人生事為非皆以輩導之也

諺云千錢買鄰八百買舍此言鄰之當重也陶淵  
明詩云尚有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失鄰居而得素  
心之人相與往來可與陶泳性情可與漸磨學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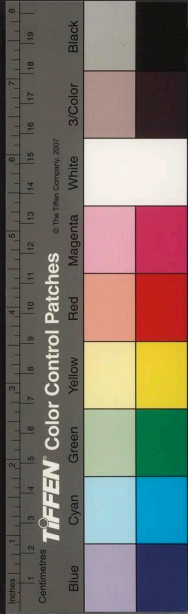
家氏家言叢書 卷之二  
三十四  
以至樂之事也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  
嘗十餘起毋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  
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歆不親經  
手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  
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以皆知里仁之義  
者今素心與至孝之人世不多得而吾輩處鄰須  
要聯之以恩接之以禮孚之以信年節則相與往  
來守望則相與效力疾病則相與候問患難則相

與救援不足則相與補助自然彼此輯穆而風俗  
可厚昔有士大夫不歆書其名平時多以官勢殘  
虐鄉里一日為讎人及其家火其宅鄰里更相戒  
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必訟我以為盜  
取他家財物則訟獄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  
一百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為煨燼生  
生之具無遺以平時暴虐之效也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奸盜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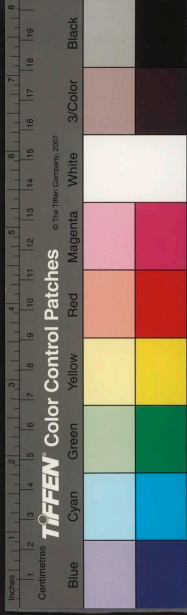
居家凡有作為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廚廁  
等事皆自為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  
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為之區處  
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為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  
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  
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  
後必使一不執役者為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  
凡有執為則不暇他見湏令一不執為者傍觀而  
為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倍增矣

人之一身日食不過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死  
若禮儀雜費歲計亦有數以誠切身不可闕者其  
餘盡為他人白樂天詩云故舊懽娛僮僕飽始知  
官爵為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以身無用  
者盡為他人造業而自巳招報也嘗觀富貴之人  
到緊要處亦與貧賤無二蓋富貴之勝于貧賤皆  
無要緊事耳如食以止饑衣以禦寒以誠不可闕



者若衣而華食而精此於身心有何緊要至于大  
利害處老也病也死也此則自己獨當之而他人  
替不得者不以富貴而輕不以貧賤而重故曰無  
二  
瞽瞍以後妻而欲殺舜晉公以驪姬而殺伯牙在  
愚士昏君無足怪者高宗賢王也以後妻殺孝已  
尹吉甫賢臣也以後妻殺伯奇他如閔家以蘆絮  
示薄許氏以鐵杵表毒種種暴虐言之可畏故曾

子嘗寧皆終身不再娶吾壯年喪室思夫婦是人  
倫之大者徃徃有節婦而無義夫亦是人間欠事  
遂立意不娶四十餘年覺有至趣一則自撫遺孩  
得以盡心教育一則聞如蕭寺可以寡欲清心枕  
邊無剥啄之言父子有同心之樂今佳兒佳婦各  
竭孝思和氣滿門內外無間以不再娶之驗也吾  
子孫如不能不娶亦須訪良家淑女開之以禮義  
而於前妻之子更須加意保護然終不若不娶之



為愈也

昔諸葛孔明遺子孫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夫膏腴之產人所覬覦易為有力者所奪惟薄田則可久此叔孫教教子之意也至于種植一節尤作家者所宜盡心前輩有種橘以遺子孫者謂有木奴千頭可以畢老吾家原無厚產只種藥圃中三十餘種藥培溉得時儘自足用子孫其世守之

袁氏家訓叢書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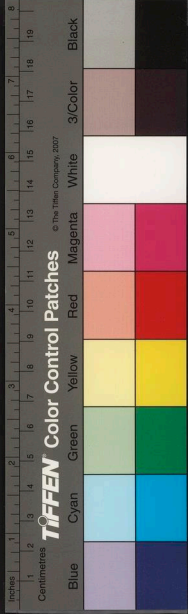
終

重梓袁氏家訓跋

四代孫袁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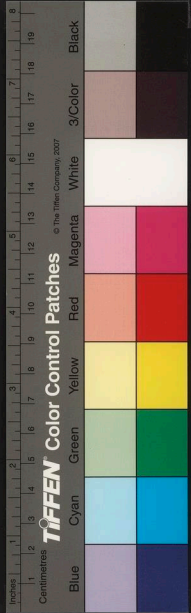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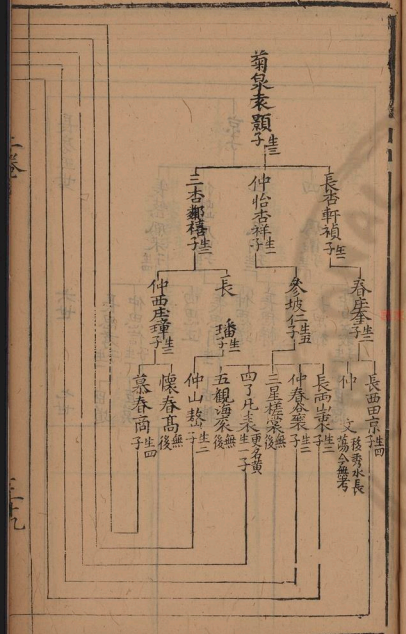
黃子澄之變吾邑受禍者七十餘家不憚殞身滅族以殉忠義其名皆湮沒而不傳則革除忠臣僅存而不泯者不過十之一二耳至于建文舊主施仁行義自三代而下最稱淳厚緣

太祖實錄多所刪改而諸臣著述又拘于時諱不敢稱揚遂使嘉謨善政漸滅幾盡我祖祀山先生得于目



擊口授家傳主德篇所載皆其大綱也不可傳者  
也是編刻于成化中歲久糜爛今據其可讀者梓之  
殘缺者不敢增補為吾子孫者能繹其義而世守之  
庶無愧于故家風範矣吾家舊住陶庄族頗繁衍經  
家難遷徙流離遂漸衰弱二百年來所生育者不過  
四十餘人除祀山以上別有譜斷自菊泉而下為遷  
國之小宗而錄其支派于後

小宗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表子

次房五世

仲拱壽<sup>三</sup>

長錫壽<sup>三</sup>

三祚隆<sup>三</sup>

仲祚引<sup>三</sup>

長祚順<sup>三</sup>

仲祚熙<sup>三</sup>

長祚裕<sup>三</sup>

嘉徵

吉士

仲銘

長錫

仲嘉

長錫

六世

七世

京子

長房五世

四

鳳儀<sup>三</sup>

仲思義<sup>三</sup>

長思禮

仲思忠

長思禮

仲思道

長思明<sup>三</sup>

四思正

三思敬

仲思管<sup>三</sup>

長思考<sup>三</sup>

仲思管<sup>三</sup>

長思考<sup>三</sup>

臣德

臣輔

臣輔

臣輔

臣輔

臣輔

臣輔

臣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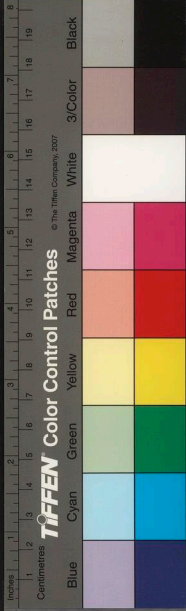
臣輔

臣輔

臣輔

六世

七世



三卷五世

李

黃子

夫蔭子

長祚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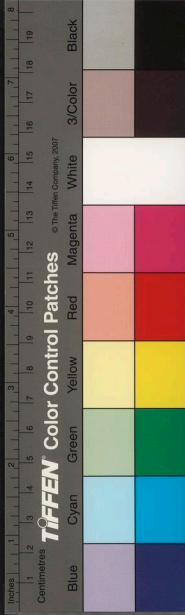
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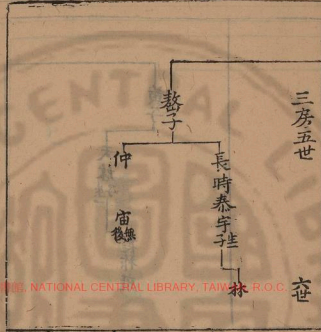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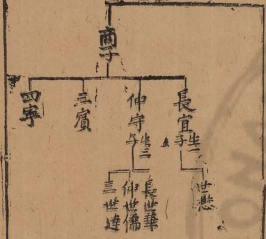
仲聲封子

長聲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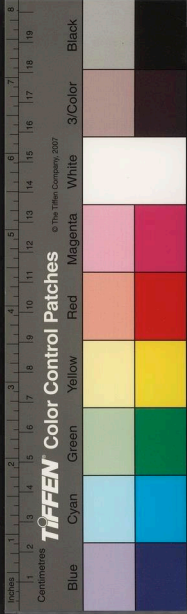
仲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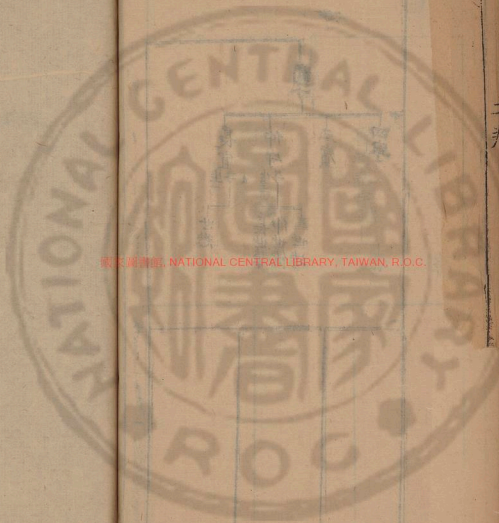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